**《金光大道》**

**作者：浩然**

**十九：浑身是劲**

邓久宽已经走进了正在苏醒的土地上，开始挺快，接着慢下来；跳过一条小沟，蹲下了身子，又在地上扒了一阵儿，抓起一把土，在手心里掂着，如呆如痴地看起来了。

金色的太阳，把沟边的树影子投进垅沟里，筛漏下条条缕缕的光点，在他那宽圆的肩膀上涂抹着；小风徐徐地摇摆着垅沟里的绵软的枯草，又把一片红色的叶子，缓缓地托起来，围着他打个转，又升腾到高爽碧蓝的天空。

人们停在路上，看着陶醉了的邓久宽，也跟着陶醉了，就连周永振和吕春江，脸上的神色，都从嘻笑变成惊奇，接着，又深情地望着邓久宽。

沉寂一会儿之后，大个子刘祥忽然另有所悟，第一个小声说：“那是他家分的地。”

高大泉点点头：“不错，划地块那天，是我给他插的牌子。”

刘祥接着说：“那块地头上埋着他的两个老人……”

高大泉打个楞：“噢，怪不得在评议会上，他一定要挑这块地。”

伙伴们的陶醉又被庄严的感触代替了。

一个听来的故事，带着隐痛，响在每一个人的心头。

那是二十年前，一个阴雨连绵的六月天，要饭的邓老六饿死在小土炕上了。

穷哥们都跑来帮忙。大家把一条破柜的隔板据掉，当棺材；把一领破炕席一卷，当装裹；在一只小瓷瓶里倒上几滴油，代替了长明灯。十岁的孤儿邓久宽，跪在灵前，哭哑了嗓子，哭肿了双眼。

正要起灵下葬，乐二叔浑身水淋淋地跑进来了。他告诉大伙儿：官坟地泡上了水，浅地方没腰，深地方够不着底儿，没法挖坑子。怎么办哪? 邓老六受一辈子罪，死了不能泡在水里，更不能烂在坑上呀！

为了给邓家的死人借一块下葬的地方，把芳草地所有肯帮忙的人都搬动了，去请求歪嘴子的堂兄弟。因为这个地主念过“洋书”，大家都叫他“洋财主”。这个地主故意摆阵势：第一天，死不赏脸，第二天，吐了个活话，第三天，勉强地答应了，算是租借。三尺宽六尺长的一块地方，年租一石棒子，还只能占地头一个土沟边上。明知是吃人，也得让他吃。死人下了地狱，活着的儿子进了“洋财主”的大院，当了小半活。[…]

这笔阎王债，一直到土地改革，才永远结束！

…………

刘祥看看周永振和吕春江，感慨万端地说：“你们年轻啊，不知道在旧社会里，穷人想有一块地方、几锨黄土，比登天还难，也就不知道久宽的心。庄稼人哪，最亲近的，最惦念的，是土地，是几辈子梦想不到手，如今到了手的土地呀！”

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蹲下了身子，从路边的土地上抓起一把黄土，捧在手里沉思起来。他们一个个都回想起自己的家世，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各样的，但不管千变万化，宗宗件件都跟土地问题联系到一块儿。

他们象是自语，又象对伙伴表白地说着：

“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！”

“有了土地，我们就有了一切啦！”

高大泉把手里的黄土攥热了，忽然朝空中一扬，望着那金黄色的烟雾，精神抖擞地说：“土地，土地，它如同是工人身边的机器，它如同是战土手里的钢枪；有了它，我们才有了根，才能站住脚，才能为了巩固政权、保卫政权、让人民永远坐江山贡献力量。这回，我把这一点看清楚了！”